

沈從文文集

沈从文文集

(国内版)

第二卷·小说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插图 289,000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8次印刷

ISBN 7-5360-1007-9/I·899

定价：13.50元

目 录

入 伍 后

入伍后	2
我的小学教育	20
岚生同岚生太太	31
松子君	40
屠桌边	60
炉边	67
记陆骏	74
传事兵	80

雨 后 及 其 他

雨后	90
柏子	96
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	104
有学问的人	118

诱——拒〔存目〕

某夫妇……………128

山 鬼 ……………135

长夏〔存目〕

十四夜间

或人的家庭……………168

十四夜间……………176

篁君日记 ……………185

好管闲事的人

好管闲事的人……………252

或人的太太……………270

焕乎先生……………280

喽罗……………308

怯汉〔存目〕

卒伍……………317

爹爹……………341

龙 朱

龙朱……………362

参军……………384

媚金·豹子·与那羊……………392

阙名故事……………405

说故事人的故事……………419

入 伍 后

入 伍 后

一 学吹箫的二哥

象是他第二，其他的犯人都喊他做二哥，我也常常“二哥二哥”的随了众人叫起他来了。

二哥是白脸长身全无乡村气的一个人。并没有进过城入过学堂，但当时，我比他认的字要少得多。他又会玩各种乐器。我之所以同二哥熟，便是我从小时就有着那种爱听人吹唢呐拉四胡的癖好。因为二哥的指导，到如今，不拘哪一管箫，我都能呜呜的吹出声音来，虽然不怎样好。但二哥对我，可算送了一件好的要忘也无从忘的悲哀礼物了。在近来，人的身体不甚好，听到什么地方吹箫，就象很伤心伤心。固然身体不好把心情弄得过于脆薄，是容易感动的原因之一种，但，同时也是有了二哥的过去的念头，经不住撩拨，才那么自由的让不快的情绪在心中滋长！我有时还这样想：在这世界中，缺少了力，让事实自由来支配我们一切、软弱得如同一块耙的人，死或不死，

岂不是同类异样的一个大惨剧么？忽然会生出足以自吓的慈悲心，也许便是深深的触着了这惨剧的幕角原因吧。

想着二哥，我便心有悲戚，如同抓起过去的委屈重新来受的样子。二哥的脸相，竟象是模糊得同孩时每早上闭眼所见葵花黄光一样，执了意要它清楚一点就不能，但当不注意时，忽而明朗起来，也是常有的事。不必要碰时候我也容易估定的，便是二哥样子颇美，各部分，尤其是鼻子，和到眉眼耳朵。或者，正因其是美，这印象便在我心上打下结实的桩来，使我无从忘怀罢。我对于这样的自疑，也缺少自护的气力，有一时，我是的确只有他的性情与模样的美好温良据在我心中，我始觉到人生颇为刻酷的。

这我得回头说一些我们相识的因缘。

民国初年，我出了故乡，随到一群约有一千五百的同乡伯伯叔叔哥子弟兄们，扛了刀刀枪枪，向外就食。大地方没有占到，于是我们把黔游击队放弃了的芷江的东乡几个大一点的村镇分头占领了。正因为是还有着所谓军民两长的清乡剿匪的委令，我们的同乡伯伯叔叔们，一到了砦里，在未来以前已有了命令，所传的保甲团总，把给养就接连连送上来了。初到的四五天，我们便是在牛肉羊肉里过的生活，大吃大喝。甚至于有过颇多的忘了节制的弟兄们，为了不顾命的吃喝，得了颇久的病。不是为了大吃大喝，谁想离了有趣的家乡？吃以外，我们一到，象是还得了很多的钱。这钱立时就由团长伯伯为分配下来，按昔按连，都很公平，照了职务等次，多少不等。营

长叔叔是不是也拿，我可知道了。团长伯伯的三百元，我是见到告示，说是全赏给普通弟兄们让大家瓜分的。我那时也只能怪我身个儿同年龄太小，用补充兵的名义，所以我第一次得来的钱，是三块七毛四，这只是比火夫多七毛四分的一个数目而已。但也是我可喜的事。人家年长得多，身体又高又大，又曾打过仗，才比我这刚入伍的孑孓多得块多钱哩。

三块多钱的情形，除了我请过一次棚内哥弟吃过一对鸭子外，我记不清楚了。

我们就是那么活下来，非常调谐，非常自然。

住处是杨家祠堂。这祠堂大得怕人。差不多有五百人住下，却还有许多空处。住了有一年，我是甚至于有好些地方还不敢一人去。不单是鬼，就是那种空洞寥阔，也是异样怕人的。不知是什么意思，当真把队伍扯出去打匪虽是不必做的事，但是，却连我最怕的每日三操也象是团长伯伯可怜我们而免了。把一根索子，缠了布片，将索子从枪眼里穿过，用手轻轻的拖过去，这种擦枪的工作，自然是应得象消遣自己来做做。不过又不打靶，这样镇日的擦，各人的枪筒的来复线，也会就是那么擦蚀罢。当真是把枪口擦大，又怎样办？不久，我们的擦枪工作也就停下来了。

不知是哪一副官做得好事，却要我们补充兵来学打拳。这真是比在大田坪叉了手去学走慢步还要坏的一件事情！在吹起床号之后就得爬起，十分钟以内又得到戏台下去集合，接着是站桩子，练八进八退，拳师傅且口口声声说最好是大家学“金鸡独立”（到如今我还不知道这金鸡独立，把一只脚高高举起，有什么用处）。把金鸡独立学会时，于是与我一样大小的人每天无事就比起拳来了。小聪明我还有一点，是以我总能把

许多大的小的比败。师傅真是给了我们一种娱乐。因为起得早，到空旷处吸了颇多的干净空气，身体象是日益强壮了，手膀子成了方形，吃饭也不让人，在我过去的全部生活中，要算那时为最康健与快乐了吧。

我们第四棚，是经副官分配下来，住在戏台下左边的。楼上是秘书处，又是军法处，他们的人数总有我们两倍多，但也象并没有许多事可以送那些师爷们去做。从书记处那边阑干空处，就时常见到飞下那类用公文纸画上如同戏台边的木刻画的东西来，这可以见出大家正是同样的无聊。我还记得我曾拾了两张白纸颇为细致的画相，一为大战杨再兴，一为张翼德把守芦花荡。最动人的是张飞，胡子朝两边分开，凶神恶煞，但又不失其为天真。据一个弟兄说，这是军法长画的，我于是小心又小心，用饭把来妥妥帖帖粘在我睡处的墙上了。住处虽无床，用新锯的还有香气的柏木板子铺成，上头再用干稻草垫上，一个人一床棉被，也不见得冷。大家睡时是脚并脚头靠头，睡下来还可以轻轻的谈笑话的，这笑话不使楼上人听到，而大家又可乐。到排长来察时，各人把被蒙了头，立时假装的鼾声这里那里就起了。排长其实是在外面已听了许久。可是虽然知道我们假装，也从不曾发过气。他果真是骂人，到明天大家上后山去玩，不和他亲热，他就会找到不能受的寂寞了。说到排长也真好笑。因为年纪并不比我们大几多，还是三月间二师讲武堂毕业的业，有两个兵士是他的叔叔辈，点名到我们这一排时，常受窘到脸红，真难为他！“四叔，我们钓鱼去呀！”这是一个笑话。因为排长对他的兵士曾这样又恭敬又可伶的邀约过，以后见到排长，一说到“四叔，我们……”排长就笑着走开了。

在放肆得象一匹小马一样的生活中，经过半年，我学会了泅水，学会了唱山歌，学会了喊狗上山去撵野鸡，又学会了打野物的几样法术。（这法术，因为没有机会来试，近来也就全忘了。）

有一天，象是九月十四样子，副官忽然督工人在我们住处近边建起一座栅栏来了。当那些大木枋子搬来时，大家还说是为我们做床，到后才知道是特为囚犯人的屋子的。不是为怕我们寂寞才来把临时监牢建筑到这里，真是没有什么理由。“把监牢来放在我们附近，这不是伯伯叔叔有意做得可笑的事么？”于是鼓动了桂生（丁桂生，是营长的二少爷，也是我们的同班补充兵），说：

“去呀，到七叔那里去说！”

那小子，当真便走到军法长那里去抗议。不过，结果是因为犯人越来越多，而且所来的又多半是“肥猪”，于是在戏台旁筑监牢的理由就很充分的无从摇动了。

第二天，午时以前，监牢做成后，下午就有三个新来的客，不消说看管的责任就归了我们。逃脱是用不着担心的。这些人你让他逃也不敢。这缘故是这类人并不是山上的大王或喽罗。他们的罪过只是因为家中有了钱而且太多。你不好好的为他们安置到一个四围是木柱子的屋子里，要钱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果真是到了这屋子还想生什么野心逃走，那就请便罢，回头府上的房子同田地再得我们来收拾。把所有的钱捐一点儿出来，大家仍然是客客气气的吃酒拉炕。关于用力量逼迫到这类平时坏透了的土绅拿出钱来，是不是这例规还适用于另一个世界，我可不知，但在当时，我是觉得从良心上的批准，象

这样来筹措我们的饷项，是顶合式而又聪明的办法了。

桂生回头时诉说他是这样的办的交涉：

“七叔，怎么要牢？”

“我七叔就说：牢是押犯人的！”

“我又说：并没见一个犯人；犯人该杀的杀，该放的放，牢也是无用！”

“七叔又说：那些不该杀又不能放的，我们把他押起来，他钱就屙马屎样的出来了。不然大家怎么有饷关呢？”

“我就说：那么，牢可以放到别处去，我们并不是来看管犯人的。”

“这些都是肥猪，平常同叔叔喝酒打牌，要你们少爷去看管也不是委屈你们——七叔又是这么说。”

“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行个礼下来了。”

“好，我们就做看犯人的牢头，也有趣。”这是听了桂生报告后大家说的。

有趣是有趣，但正当值日那时节，外面的热闹可不能去看了。

第二天副官便为我们分配下来，每两人值日一天，五天后轮到各人一次。值日的人，夜间也只能同那派在一天的弟兄分别来瞌睡。不知道的，会以为是这样就会把我们苦了罢，其实是相反的。你不高兴值夜班，不拘是谁都愿意来相替。第一个高兴为人替到守夜的便是桂生，以前日子，他就每夜非说笑话到十二点不能合眼。值夜班后，他七叔又为我们立了一个新规矩，凡是值夜的人得由副官处领取点心钱两毛。牺牲一个通宵，算一回什么事？有两个两毛钱合拢来是四毛，两毛钱去办

烧鸡卤肉之类，一毛钱去打酒，剩一毛钱拿去大厨房向包火食的陈大叔匀饭同猪油，后园里有的是不要钱买的萝卜合茼蒿，打三更后，便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将起来。酒喝完了，架三块砖头来炒油炒饭，不是一件顶好玩的事情么？并且，到酒饭完了，想要去睡时，天也快要亮了。

我之所以学会喝酒，便是从此为始。

下面我说一段我们同我们的犯人的谈话：

“胡子，你怎么还不出去？这里老人家住起来是太不合宜了！”

“谷子卖不出钱，家中又没有现的——你给我个火吧。”

我给了他一根燃着的香，那犯人便吸起旱烟来了。

桂生又问，“你家钱多着咧，听军法长说每年是有万多担谷子上仓，怎么就没有钱？”

“卖不出钱！”

“你家中地下必定埋得有窖，把银子窖了！”一个姓齐的说。

“没有，可以挖，试试看。”

“那我们明天就要派人去挖看！”桂生和我同声的吓他。

“可以，可以，……”

其实我们一些小孩子说要明天去挖，无论如何是不会成为事实的，但胡子土财主，说到可以可以时，全身就已打战了。这胡子在同我们谈话的三天以后，象是真怕军队会去挖他窖藏的样子，找到了保人，承认了应缴的五千块钱捐款，就大摇大摆拿了旱烟袋出去了。这胡子象是个坐牢的老手，极其懂得衙门中规矩似的，出去之后，又特送了我们弟兄一百块洋钱。我们没有敢要，到后他又送到军法长处去，说是感谢我们的照

料，军法长仍然把钱发下来，各人八块，排长十六，火夫四块，一百元是那么支配的。补充兵第二次的收入，便是当小禁子得来的八元！对于那胡子，所给我们的钱，这时想来，却对胡子还感到一点愤恨。在当时，因为他有着许多钱，我们全队正要饷，把他押起来，至少在我们十个年青小孩天真的眼光看起来，是一种又自然又合理的事。但胡子却把我们看成真的以靠犯人赏赐的禁子样子，且多少有一点儿以为我们对他不虐待就是要钱的缘故，这老东西真侮辱了我们了。守犯人是一件可以发财的差使，真不是我们那时所想到的事。并且我们在那时，发财两个字也不是能占据到心中，我们需要玩比需要钱还厉害。或者，正因其为我们缺少那种发财的欲望与技术，所以司令官才把我们派去罢。

牢中一批批大富户渐渐变成小富户了，这于我们却无关。所拘的除了他是疯子吵吵闹闹会不让我们睡觉以外，以后来的纵是一个乞丐，我们也会仍能在同一情形下当着禁子罢。

不久，小富户由三个变成两个，两个而一个，过一日，那仅有的一个也认了罚款出去了。于是我们立时便忽然觉到寂寞起来。习惯了的值夜在牢已空了之后当然无从来继续，大的损失便是大家把吃油炒饭的权利失去了。“来一个哟，来一个哟，”大家各自的在暗中来祈祷，盼望不拘是大富小富，只要来一个在木栅栏里住，油炒饭的利益就可以恢复。

可是犯人终不来，一直无聊无赖过了那阴雨的十月。

天气是看看冷下来了；大家每天去山上玩，随意便捡柴割草，多多少少每一人一天总带了一捆柴草回营盘。这一点我是全不内行。正因了不内行，就也落得了快活。别人所带回的是冬

天可以烤火的松香或别的枯枝，我则总是扛了一大束山果，回营来分给凡是我相熟的人。有时折回的是花，则连司令那里，桂生家爹，同他七叔处，差遣棚杨伯伯，传达处，大厨房陈叔，一处一大把，得回许多使我高兴的奖语谢语，一个人夜里在被盖中温习享受。不过在我们刚能用别的事情把我们充禁子无从得的怅惘拭去时，新的犯人却来了。

我记到我是同一个姓胡的在一株大的楠木树上玩，桂生同另一个远远走来，“呀，”他大声嚷着，“来了来了，我才看到押了五个往司令部去！”从楠木上溜下来就一同跑回去看。桂生家七叔正在审讯。

“预备呀！”我是一见到那墙角三块为柴火熏黑的砖，就想起今晚上的油炒饭。

因为看审案是一件顶无趣味的事，于是，我们几个先回了营的人，便各坐在自己铺上等候犯人的下来。

“今天是应轮到我了！”对于这有趣的勤务大家都愿意来担负。

夜里是居然有了五个犯人。新的热闹，是给了我们如何的欢喜啊！我记得这夜是十个人全没有睡觉，玩了一个通宵，象庆祝既失的地盘重复夺还的样子，大家一杯又一杯的喝着。楼上桂生的七叔喊了又喊“大家是要睡”，在每一次楼上有了慈爱的温和的教训后，大家又即刻把声音抑下来。但谁都不能去睡！我们又相互轮到谈笑话，又挑对子两个人来练习打架。兴犹未尽，天就发白了，接着，祠堂门前卫兵棚的号兵，也在吹起床喇叭了。

五个犯人之中就有二哥在。到两天以后，我们十个人便全同二哥要起好来了。知道是二哥之所以坐牢不是为捐款，是为了

仇家的陷害，不久便可以昭雪以后，便觉得二哥真是一个好人，而且这样的好人，是比桂生家七叔辈还要好。大致二哥之善于说话，也是其所以引起我们同情的一种罢。他告我们，是离此不到二十里的石门寨上人，有妈没有父亲。这仇家是从远祖上为了一个女人结起的，这女人就是二哥的祖母，因为是祖母在先原许了仇家，到后毁约时打了一趟堡子，两边死了许多子侄，仇就是那么结下。以后，那一边受了他们祖宗的遗训，总不忘记当年毁约的耻辱，二哥家父亲就有过两次被贼攀脏污盗，虽到后终得昭雪，昭雪后不久也就病死了。二哥这次入监，也已经是第二次，他说是第一次在黔军军法处只差一分一秒险见就被绑了哩。

问他：“那你怎不求军队或衙门伸冤反坐？”

他说：“仇家势力大，并且军队是这个去了那个来，也是枉然。”

又问他：“那就何不迁到县里去住？”

说是：“想也是那么想，可是所有田坡全是在乡里，又非自己照料不可。”

“那你就只可听命于天了！”

他却轻轻的对我说：“除非是将来到军队里做事，也象你们的样子。”

二哥是想到做一个兵，来免除他那不可抵抗的随时可生的危险的。但二哥此时却还正是一个犯人。怎么有法子就可以来当兵？他说的话桂生也曾听到，桂生答应待他无事出狱后，就为他到他爹处去说情。

因为是同二哥相好，我们每夜的宵夜总也为他留下一份。

他只能喝一杯酒。他从木窟窿里伸出头来，我们就喂他菜喂他酒，其实他手是可以自己拿的，但是这样办来，两边便都觉得有趣。象是不好意思多吃我们的样子，吃了几筷子，头便团鱼样缩进去了，“二哥，还多咧，不必客气吧，”于是又不客气的把头伸出来。在宵夜过后，二哥就为我们说在乡下打野猪以及用药箭射老虎的一些事。有时不同他说话他仍然也是睡不着去，或者，想到家中的妈吧。在我们还没有同二哥很熟时，二哥的妈就来过一次。一个五十多岁的高大乡下人，穿蓝色衣服，在窟窿边同二哥谈了一些话，抹着眼泪就去了。问二哥才知道那就是他妈，知道这边并无大危险，所以回家去照料山坡去了。他妈第二次来时，我们围拢去同她说话，才看出这妇人竟与二哥一个模样，都是鼻梁骨高得极其合式，眉毛微向上略飞，大脚大手，虽然是乡下人样子，却不粗卤。这次来时为二哥背了一背笼红薯，一大口袋板栗，二哥告她在此是全得几个副爷相看护，这一来却把老太太感动了。一个一个的作揖。又用母亲样的眼光来觑我们，且说自己把事做错了，早知道，应当要庄上人挑一担红薯来给大家夜里无事烧起吃。最后这老太太便强把特为她儿子带来的一袋栗子全给了我们，背起空背笼走了。其实她纵不把我们，二哥的东西，我们是仍然要大家不分彼此的让着来吃的。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缘故，每次要桂生去他七叔处打听二哥的案件，总说是还有所候，危险虽没有，也得察明才开释。既然是全无危险，二哥也象没有什么不愿意久住的道理了。我们可没有替别人想，当到大家都去山上打雀儿时，一个人住在这栅栏子里是怎样寂寞。照我们几个人的意思，二哥就是那样住

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若果真是二哥一日开释，回了家乡，我们的寂寞，真是不可受的寂寞呀！

有一天，不知姓齐的那猴子到什么地方抢来一个竹管子，这管子我们是在故乡时就见到过的。管子一共是七个眼，同箫样，不过大小只能同一枝夺金标羊毫笔相比。在故乡吃了晚饭后，大街上就常有那类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汉，腰带上插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东西，一面走一面把手中的管子来吹起，声音呜呜喇喇，比唢呐还要脆，价值大概是两个铜子一枚，可是学会吹的总得花上一些儿工夫。桂生见到那管子了，抢过来吹，却作怪不叫。我拿过来也一样的不服我管理。

“我来，我来！”二哥听到外面吵着笑着，伸出头来见了说。

“送二哥试来吹吹！”桂生又从我手里抢过去。

呵，栅栏里，忽然呜呜喇喇起来了。大家都没有能说话。各人把口张得许多大，静静的来听。不一会，楼上也知道了，一个胡子书记官从栏杆上用竹篾编好黄连纸糊就的窗口上露出个头来，大声问是谁吹这样动人的东西！大家争着告他是犯人。二哥听到有人问，却悄悄的把管子递出来了。桂生接过拿上楼去给那胡子看，下来时高兴的说七叔告二哥再吹几个曲子吧。二哥是仍然吹起来，变了许多花样，竟象比大街上那卖管子的苗老庚还吹得动人。楼上的师爷同楼下的副爷，就呆子样听二哥吹了一个下午。

到明天，又借得一枝箫来要二哥试吹，还是一样的好听。待到大家听饱了以后，就勒着要二哥为指点，大家争到来学习，不过，学到两三天，又觉到厌烦放下了。可是我因此就知